

通古斯语副动词与不定式动词范畴比较研究^{*}

尹铁超

黑龙江大学, 中国

方香玉

齐齐哈尔大学, 中国

1. 通古斯语副动词、不定式动词、定式动词范畴的定义

副动词、不定式动词与定式动词是三个相关紧密的范畴，所以在讨论通古斯语相关动词现象时有必要对它们的定义进行明确解析。

1.1 副动词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语“副动词是动词的一种形式，是兼有动词和副词特征的一种不变化形式。副动词表示动词的次要动作，与动词属于同一动作主体。副动词没有时间范畴，只在句中获得明确的时间意义。副动词分为未完成体副动词和完成体副动词。”（Лакарева 2008:195）“副动词是句子的扩展成分”；（转引自 许伊娜 2001:49）副动词是“有效能的动词形式，起着附属（非限定性）谓语的作用”。（转引自：许伊娜 2001:49）

^{*} 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库建设及研究 (18ZDA300)”之子项目“濒危鄂伦春语语料调查收集及研究”的阶段成果。

我国俄语界学者也认同这种定义，例如“副动词是兼有动词和副词特征的动词的特殊形式”；（王润华 2012:115）“副动词是兼有动词和副词两种词类特征，并且不再变化的动词形式。未完成体动词和完成体动词都能构成副动词。”（陈国亭 2002:174）

拉丁语系的语言中也有副动词范畴，例如，西班牙语副动词“是动词的非人称形式……因为它们没有时、数和人称的变化……副动词起副词作用……”（孙义桢 2010:335）

在国内通古斯语研究界，研究者大多认为通古斯语也存在副动词范畴，例如，“满语副动词是在动词词根后接缀附加成分构成的。副动词兼有动词和副词两种功能，既可以单独或与其后面的动词一起充当谓语动词，又可以修饰谓语动词。副动词不能用来结句，其位置永远在句子中间。”（季永海 2011:132）满语“副动形式是动词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用来修饰主要动词或与动词连接组成连用形。但它不能充当单句和复句的谓语，可以充当从句的谓语。”（王庆丰 2005:58）满语“在动词词根上接缀各种不同的附加成分构成的动词叫副动词。副动词可以单用，也可以跟别的动词连用。副动词在句子中兼有动词和副词两种语法功能，既可以单独充当谓语动词，也可以与其后面的动词连用，一起充当谓语动词，又能充当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在句子中作状语。一般说来绝大多数副动词不能用来结句，即不能用来终止一个句子。它在句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能用来结句的谓语动词终止形式之前。”（刘景宪等 1997:165）

锡伯语“副动形式是副词化的动词形式。它除了有动词的特征以外，还有副词的特征。副动形式的动词位于主要动词的前面，修饰主要动词，或在从句中作表述语或中心语，从时间角度、行为方法角度修饰主句中的动词。”（李树兰等 1986:86）

鄂伦春语动词的“副词化指的动词与其词缀变为状语，而非谓语功能的过程。”（张彦昌等 1989a:100）鄂伦春语“副动形式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带人称领属附加成分的人称副动形式，第二类带反身领属附加成分的反身副动形式，第三类不带上述两种附加成分的副动形式。”（胡增益 2001:127）

鄂温克语“副动形式是在动词词干后粘合带有时、体、语气意味的附加成分构成的。……副动形态动词可以紧靠后面的动词，也可以离得稍远，它所表示的动作可以和后面的动词同属一个主体，也可以分属两个主体。但是，不论哪种情况，副动形式都不能结束一个句子。”（胡增益等 1986:76）

“满-通古斯诸语的副动词也属于非结束形式、非中心的复数性动词，它不能完结句子，只能跟句尾或后续的动词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表示各种行

为性状语义。根据语义功能可分为联合、完成、延续、让步、条件、紧接、目的、并进、界限、结果、因果等副动词形式。”（许伊娜 2001:52）

朝鲜语¹的副动词具有依赖于主要动词，不能独立使用，辅助动词突出补助或完善前置动词²的意义功能；（호광수 1994:222）朝鲜语副动词的位置不能移动，所以副动词只能依附在前置动词后共同做谓语。（손세모들 1996:25）

从上面通古斯语副动词的定义看，可以发现（1）副动词的第一个特征突出“副”的概念；（2）副动词第二个特征是位置固定，即它们仅在从句或主句主要动词之前的出现，并依附于主要动词，或与主要动词联合作谓语，不能用来结句；（3）副动词的第三个特征是动词词根必须与其后的词缀联合出现。从最后一个特征看，副动词实际上是对动词词根与其跟随的词缀联合看待而形成的范畴，因而与动词的另个范畴——定式动词——紧密相关。

1.2 定式动词

定式动词是“一个能在主句中独立出现并且允许有时态、数及情态的动词形式。”（Crystal 2002:427）在另一本词典中，Crystal（克里斯特尔）给出的定义更加详尽：“定式动词（短语）是能在独立句子（或主要小句）中单独使用的动词形式；它可以有时和式的形式对立。”（戴维·克里斯特尔 2002:142）

哈特曼等的定义大致相仿：定式动词是“在时间上受到时态（Tense）的限制，同时许多语言中表现出人称和数上的一致关系”（哈特曼等 1981:129）的动词形态。

“定式动词与‘不定式动词’相对。即动词在句子中的变化形式。在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中，动词作谓语时，通常要变化词形，以使它跟主语保持人称、数、性的一致，并表示出该动作发生时间和说话的语态等。”（戚雨村等 1993:353）

¹ 本文认为朝鲜语是通古斯语的一支。具体参见尹铁超，朝鲜语与通古斯语关系研究[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

² 在朝鲜语中，如果两个动词同时出现，第一个动词为主动词，之后的动词被称为副动词或辅助动词。

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定式动词实际上是 1) 动词在句子中实际出现的最终形态，2) 对主要动词有着远距离或近距离修饰关系。如果将定式动词与副动词的定义进行对比，则可以看到下列事实：

第一，通古斯语副动词符合定式动词的上述第一个特征，即它们都是在句子中以最终形态出现的动词。第二，在通古斯语的某些语言中，如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的词缀却可以携带人称领属、时、体、语气等成分。在这一点上，副动词与主句动词在形态上没有差异。第三，由于副动词不能作为主句的谓语，但可以与主动词联合作谓语，以及副动词不能结句，那么副动词与主要动词的区别在于它们出现的位置。因此，虽然主要动词也属于定式动词，但其位置上与副动词截然不同。所以，在不讨论主要动词的问题时，可以将其排除在副动词范围之外。

1.3 不定式动词

国外学者穆林德夫没有给出不定式的定义，但他沿用西方语言学的定义，将满语句子中位于主要谓语动词之前的动词划归为不定式（infinitive）范畴。

（Möllendoff 1892）

不定式“这个传统术语指动词的非限定形式，常作为无标记或基础形式（原形）引用……但有些语言有语法或形态标记。英语不定式可以单独用也可以与小词 to 连用。……不带 to 的形式有时称作光杆（bare）或零形不定式（zero infinitive）。”（戴维·克里斯特尔 2002:182）

不定式是“不受人称（Person）、数（Number），或时态（Tense）限定的动词形式，也就是词典里通常列出的形式。在英语里，这种形式可以单独存在……或者，它可以置于小品词 to 之后……”（哈特曼等 1981:168）

国内一些研究者沿用西方语言学定义，认为不定式是指“动词的原形（在英语中常加不定式记号 to）。在有形态变化的语言里，作为一般指称动作的动词。不表明它与人称和时间的关系，不具备时、式、人称等语法意义，但仍保留语态、体和及物等特征。在句中可以作主语、表语、宾语、定语、状语等……”（戚雨村等 1993:51）

“不定式是动词的原型，它兼有动词和名词的品质。”（陈振尧 2002:182）“动词不定式其实就是动词原形……没有人称、性、数变化……”（张德富 2010:343）“……不定式，常称‘动词原形’，即我们在词典中可以查阅到的动词基本形式。”（王兆渠 2001:55）“俄语不定式就是指俄语动词原型形式”，（<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458786694524030>

68.html) 俄语不定式动词可以起主语、谓语、定语、目的状语、补语等作用。

(<https://wenda.so.com/q/1456219030722069>) 西班牙语不定式是“动词的非人称形式”之一种类型。(孙义桢 2010:335)

在通古斯语研究领域,我国仅有部分研究者同意上述西方学者的观点。例如,张彦昌等认为赫哲语动词分为两种,一种为定式动词,另一种为不定式动词。“不需要与主语保持人称与数一致的动词被称为不定式。”(张彦昌等 1989b:57) 李兵在一些通古斯语研讨会中多次指出通古斯语副动词实际上是不定式动词。

从不定式的定义看,不定式动词范畴所关注的仅仅是动词自身的形态及语法功能问题,所以此范畴不包含词缀。

2. 通古斯语相关动词范畴的例证及分析³

2.1 满语

例 1. bi buda dʒə-mə vadʒə-mə vɛlɛmdʒixa. (王庆丰 2005:57)

我 饭 吃 完 返回 (我吃完饭就回来。)

此例的“我吃完饭”部分之后虽然没有标出逗号,但实际上是从句,所以可以从意义角度解释为“我吃完饭(后), (我)就回来”,只是第二个句子“就回来”省略了主语。其语法逻辑表述为:

bi ₁	buda	dʒə-mə	vadʒə-mə	φ ₁	vɛlɛmdʒixa. ⁴
我	饭	吃	完		返回
主语	宾语	谓语	补语		谓语

分析: 本文将从不同的范畴的视角对这个句子进行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³ 为了能够对上述范畴进行有效分析,本部分对具有典型语言现象的通古斯语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在例句中,下划线标识部分为副动词词缀,用连字符 - 前置方式标出。词缀之前的部分为副动词词根。

⁴ 所有例句中下标标识为本文作者添加。符号 ₁ 表示主语,符号 φ 表示“零”形态。若第一个 ₁ 符号之后的句子另有主语,则采用 _{2,3} 等数字表示。下同。

此句为并列复合句。带有相同形态词缀-*mə* 的两个动词在意义上不同：动词词根 *dzə-* “吃” 后的词缀-*mə* 表示一般将来时，*vadzə-* “完” 后的词缀-*mə* 表示行为目前预期状态，因此，“完” 作“吃” 的补语，“吃” 与“完” 联合构成第一个句子的谓语。“返回” 是第二个句子的谓语。同时，-*mə* 还具有连词意义，表示“在……之后”，也符合副动词范畴。

第一个并列句中动词的位置、“没有结句” 及与主动词联合作谓语符合副动词范畴。然而，由于两个分句的动词在意义和功能上独立，所以从语法及意义分析角度看，不能将第一个并列从句中的动词称为“副” 谓语。

2) 定式动词视角

在语境中，第一个并列句中的 *dzə-* “吃” 与词缀-*mə*、*vadzə-* “完” 与词缀-*mə* 都具有完整的结构和意义，所以它们都是定式动词形态。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由于不定式动词范畴将动词视为确定性语言单位，其标记应该根据意义和语法需要而出现，所以其标记现象情况为不确定，但动词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形态变化。虽然通古斯语与西方语言不同，其词缀形态丰富，但它们仍然是标记性质的语言单位，所以添加何种词缀标记是根据通古斯语特有的意义与语法要求而确定，而与动词词根的形态无关。因此，动词

dzə- “吃” 与 *vadzə-* “完” 均是动词的不定式形态。

从语法功能看，日耳曼语系的不定式动词不能单独承担谓语，但拉丁语系及俄语的不定式却可以承担谓语功能。这表明，（1）日耳曼语系的动词不定式范畴仅对该语系语言所言，所以对其他语言概括不够，（2）不定式动词的功能要根据词所出现的位置来判定，所以通古斯语不定式动词可以承担谓语功能。

例 2. *i*₁ *amGabu-ve*, *ci*₂ *gəli* *jovo!* (王庆丰 2005:58)

他	睡	你	再	走	(等他睡了，你再走！)
主语	谓语	主语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的主句与从句中的两个主语不同，主从复合句式明显。从句中的“睡（着了）” 为谓语，其词缀-*ve* 表示先后顺序。所以，动词“睡” 为从句谓语，符合副动词定义。同时，-*və* 同时具有连词意义，表示“……之后”，也符合副动词范畴。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参见例 1。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参见例 1。

例 3. ϕ_1 əɾə beta sa-tɕe ϕ_1 dʒio gidzərxə. (王庆丰 2005:59)

这	事	知道		就	说了	(这件事要是知道的话就说了。)
	宾语	谓语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是主从复合句，从句与主句中主语均被省略。从句中“知道”后的-tɕe 词缀表示条件（如果……就……），起连词功能。sa-tɕe “知道”是从句的谓语，符合副动词范畴。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例 4. tereci uthai ϕ_1 balamadafi, ϕ_1 ucule-me songgo-me sure-me too-me,

因此	于是	狂妄		唱	哭	喊叫	骂
				谓语	谓语	谓语	谓语

inenggidari hala hacin i arbuxambi.⁵

每日	各种	举动	(自是遂狂，歌哭叫骂，日万状)	(季永海 2011:132)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为并列复合句，主语同一。第一个句子的 balamadafi “狂妄” 是谓语；第二个句子的谓语由四个并列动词组成，词缀-me 词缀表示“行为同时”

⁵ 本例中，满语词汇之下的下汉语逐词意义标识为本文作者添加。

发生，不存在时间先后的差异”，（季永海 2011:32）与 arbuxambi “举动”一起作联合谓语⁶，符合副动词概念。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不定式视角

在不定式范畴中，不定式可以有并列现象。

2.1 鄂伦春语

例 5. nʊnuku₁ əgdundulə:k mirgi-nəkən ju:tɕə. （张彦昌等 1989a:100）

熊	洞穴	爬	出来（熊爬出洞穴。）
主语		状语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例中，词缀-nəkən “爬”表示行为方式，修饰主动词“出来”。“爬”作状语，符合副动词定义。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不定式动词可以具有状语功能。

例 6. əri bəjə₁ mani dʒəb-mi ətərən. （张彦昌等 1989a:107）

这	人	非常	吃	能（这人很能吃。）
主语			谓语	助动词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⁶ 栗振复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将满语中这样的动词并列现象判定为合成谓语，如 wanyan（完颜）bade（在……处）sucume（冲杀）ugimbi（差遣）。（遣袭完颜）（栗振复 1994-2019:284）

此例中，带有词缀-mi（一般现在时）的动词“吃”是句子的谓语，ətərən “能”是助动词。两者联合做谓语，所以根据副动词定义及功能，该词不是副动词。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不定式视角

根据不定式动词定义，不定式动词可以与情态助动词联合承担谓语功能。

例 7. ɕi:₁ ɣənə-rə-ɕi-j

bi:₂ ɣənəm.

你 去-时态-条件-第二人称 我 去（如果你去，我也去）（张彦昌 1989a:101）
主语 谓语 主语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的从句中动词 ɣənə-（去）之后有三个词缀，其中-ɕi 可以视为副动词标记，但它同时也表示条件“如果”。从句动词 ɣənə-带有词缀，承担从句谓语，符合副动词范畴。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从句中谓语 ɣənə-（去）带有不同标记性词缀：-rə（时态）、ɕi（条件）及-j（人称），符合“……有些语言有语法或形态标记”的不定式特点。（戴维·克里斯特尔 2002:182）

2.3 鄂温克语

例 8. ərɪ bəjə₁ dʒuur owono əwulə-mi nənʃə.

这 人 二 饼 揣 去（这个人揣了两个饼子去了）（胡增益等 1986:80）
主语 宾语 谓语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动词功能同例 4 相近，“揣”与“去”是先后两个动作，属于并列谓语。符合副动词标准。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例 9. *weera₁ gut_n əxuʃʃinbi aənɣaan-tan uttəli-mi əmədzirən.* (胡增益等 1986:81)

畏拉	三十	牛倌	跟随	跑	来	(畏拉正领着三十个牛倌跑来)
主语		宾语	谓语	状语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三个动词“跟随”“跑”“来”相互毗邻，但根据意义，它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使动态）跟随”，即“畏拉使三十个牛倌跟随”。“跟随”与其后部分动词意义有别，所以“使跟随”的功能是该部分谓语。第二部分的“跑”表示“来”的方式，所以为状语，“来”为谓语。“跑”的语法功能符合副动词功能。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4。

2.4 锡伯语

例 10. *aiqa₁ bia χuarəl-tɕə, udun₂ damiə.* (李树兰等 1986:89)

如果	月	晕	风	刮	(如果月晕就要刮风。)
	主语	谓语	主语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中，从句动词“晕”后的词缀-tɕə 表示条件，与句首的连词 *aiqa* (如果) 呼应。

χuarəl-tçə (晕) 是从句谓语。符合副动词定义。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例 11. dzu nan₁ isxund əlx çanb fəndzi-maq φ₁ gisirə-m təxəi. (李树兰等 186:8)

两	人	互相	安	好	问	谈	坐	(两人互相问了好坐下谈话了)
	主				谓	谓	谓	
	语				语	语	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主语同一，动词“问”的词缀-maq 表示顺序，是第一个句子的谓语，符合副动词标准。其后句子的动词“谈”的词缀-m 表示并列关系，同“坐”一起构成谓语，“谈”符合副动词定义。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2.5 赫哲语

例 12. bi₁ əm baitəwə çintiki₂ xəsu-φ kətçiji. (张彦昌等 1989b:58)

我	一	事	你	说	想	(我有件事想与你说。)
主	宾	宾	谓	情		
语	语	语	语	态		
				助		
				动		
				词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中，“说”为动词词根，其后无表示人称、时间等后缀，但词根仍然起到谓语功能。“想”是情态助动词，表达期待。在此句中，谓语动词与其后的助动词组成联合谓语。

2) 定式动词视角

此句中 **xəsu** 是零形态词根，没有词缀，所以是零词缀定式动词。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6。

2.6 朝鲜语

例 13. **tsipe ka-tsi mal-a-ra.** (任湖彬等 2016:194)

家	去-否定	禁止	(不要回家。)
	谓语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中，主动词为动词词根 **ka-**（去）加否定后缀 **-tsi** “不”。其后的 **mal-** “禁止”为动词词根，其后 **-a-ra** 词缀标记表示“命令（语气词缀）”。此句中两个动词一起构成谓语。符合副动词定义。

2) 定式动词视角

尽管朝鲜语的命令采用复合词缀表示，但是其仍然连同动词 **ka-** 一起构成定式动词。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例 14. **əntsena osul iphiə tsu-əss-ta.** (손세모들 1996:221)

总是	衣服	穿	给-过去式-结尾 (总是给穿衣服。)
		谓语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中，主动词 **iphiə** “（使）穿”是谓语。其后动词 **tsu-əss-ta** 中的 **-əss** 为时态标记，它与主动词一起到谓语功能。符合副动词定义范畴。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3。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例 15. *maum-i tsuɫkəumiən, tsə-tsəl-lo kuɫi₁ tsal ssuə tsi-ə*. (호광수 1995:265)

心情 愉快 不知不觉地 字/文章 好 写 变得 (如果心情好, 不知不觉地写好文章。)

谓语 谓语

分析:

1) 副动词视角

此句中, 从句主动词 *ssuə* “写” 与其后动词 *tsi-ə* “变得” 联合作谓语。符合副动词定义范畴。

2) 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不定式动词视角

分析同例 1。

3. 副动词、不定式动词分析及合理性解析

从上述对例证的分析可以看出, 副词语不定式动词的范畴具有极大重合性特征。那么, 究竟哪个范畴更好地解释了通古斯语这类动词现象? 因此, 对两个不同范畴进行细致的解析才能发现它们的问题以及争议所在。

3.1 通古斯语副动词范畴的问题

3.1.1 通古斯语副动词实际上属于定式动词范畴

从副动词的定义及具体例子所显示的语言事实可以看出, 副动词具有可再分析的内部结构, 即, 通古斯语副动词是由两个非自由词素构成:

副动词 = 动词词根 (词素) + 词缀标记 (词素)

其中, (1) 动词的形态及意义不变, 但 (2) 词缀标记的形态及意义不唯一, 如通古斯语可以用不同形态的词缀表示条件、连词、状态、动作等意义, 并同时联动动词词根一起构成不同语法功能, 如状语、补语、谓语等。

这种现象完全符合定式动词的定义。其理据为：（1）通古斯语绝大多数动词不能以单纯形态出现在语句中，（2）通古斯语词缀标记不能独立出现，（3）两者的共现是两个词素单位的合成体。

因此，这种对两个词素一并进行称谓的方式实际上属于定式动词范畴。

3.1.2 定式动词范畴不是对语言意义及形态的最小单位的切分

将定式动词误认为是副动词的原因主要在于副动词范畴不是对语言最小意义单位的界定。尽管词的定义目前仍然是语言学界尚未解决的难题之一，但在语言学解析词的单位方面，惯用且比较合理的方法是首先将词切分至最小意义单位（词素），然后再进行描写和归纳。

由于通古斯语中动词基本不能以原形态出现在句子中，所以很多研究者没有看到“处于同一单位不同变体底层的那个公因子”，（戴维·克里斯特尔 2002:338）因而将其与词缀的两个词素单位之和进行判断后而得出副动词范畴。这种判断导致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1）对判定通古斯语动词词素的形态有所误导。目前很多通古斯语词典或语言志词表词条错误地将含有时态或其他意义的词缀不加说明或以不加标注的方式将两个不同意义和形态词素合写为一个词条，如满语的 *ilimbi*（站立）、锡伯语语的 *asim*（含）、鄂温克语的 *budən*（死）、朝鲜语的 *məkta*（吃）等。实际上，只有去掉词缀后的动词（如 *ili*、*asi*、*budə*、*mək*）才是的这些动词词根的最基本形态。

2）这种误解会导致通古斯语语料库语言学无法对上述词素进行科学、准确标注。例如，不能将含有两个词素的词缀标注为一个自由词汇。

3）忽视对动词词根零形态现象应有的描写。一些通古斯语命令式含有几种类型，其中一种是不携带任何词缀、以零词缀形态的动词的命令式形态。而一些研究者仅仅列出这个语言事实，而没有对其进行分析。

事实上，通古斯语研究者没有提出副动词内部的构成情况，而认为在具有副动词范畴的俄语、拉丁语研究界则明确地分解了副动词的构成成分，将词根描写为不定式动词。

3.1.3 通古斯语副动词范畴混淆连词词缀的逻辑限制层级

在通古斯语中，词缀标记有着极为重要的语法作用：词缀决定了所跟随动词（1）与其他动词的关系，如是否能以偏正结构修饰其后的主要动词，如可以承担状语或补语功能；（2）是否可以与其后的动词构成联合谓语功

能；（3）是否可以独立承担从句谓语功能；（4）是否可以对整个句子的逻辑进行限定，如连词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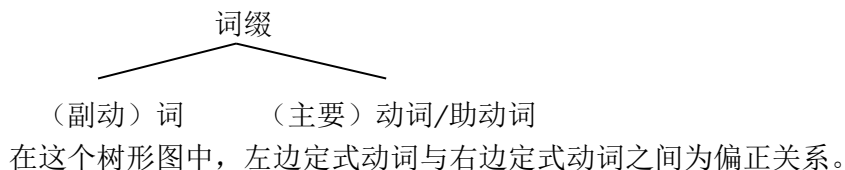
其中（4）最为特殊。本文发现，通古斯语词缀的一个最为凸显的特征是：同样位于动词词根后的词缀并非总是对其后的动词进行限定，而是对两个或更多的分句（主句和从句）进行限定。这些便是那些具有连词功能的词缀。所以，不能仅仅依靠词缀的位置、形态对它们进行简单的笼而统之的对待，而还要根据它们的意义作为判定词缀词类的标准。这个观点符合语言研究的一般规律，即，确认语言结构的相似与不同也要依赖语义。（Greenberg 1996）

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就能发现（4）现象实际上是：与其他词缀具有相同位置的该类词缀却有着逻辑上限定层级或辖域的差异。据此，根据词缀的限定或辖域范围可以将通古斯语词缀分成词汇层级限定词缀和句法层级限定词缀两种。

1) 词汇层级限定词缀

这类词缀所管辖的范围仅限于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层面，可以再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表示偏正关系词缀，第二类为表示并列关系词缀。例如，表示补语（如例 1）、并列谓语（如例 4）、状语（如例 5）、联合谓语（如例 6）功能的词缀分别仅与其后面的主动词、助动词产生语法及意义关联。可以表述为：

第一类：偏正关系



第二类：并列关系



在词汇层面，通古斯语的独立连词不够丰富，所以采用零词缀方式表示词与词之间的并列关系，例如：例 4 中 *ucule-me*（唱）*songgo-me*（哭）*sure-me*（叫）*too-me*（骂）之间没有连词。

2) 句子层级限定词缀

这类词缀是指那些具有连词功能（如例 3、例 5、例 7 中的词缀），表示条件、先后关系等的词缀。这类词缀实际上是通古斯语连词的一种表现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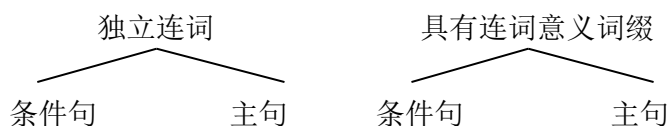
通古斯语有着两种独特表示元标记的连词形态，一种为粘着性连词词缀（例 3 中词缀

-tɕe “如果……就……”）；另一种为独立连词（如例 10 中的 aiqa “如果”），分别在语句中呈现出非强制限制和强制限制规则。

例如，在一些句子中，独立连词不一定出现，表现出具有连词意义的词缀强制出现规则，如例 1 中 vadʒə- “返回”的词缀-mə 具有连词意义，表示“在……之后”，例 3 中词缀-tɕe（如果……就……）。在这些词缀所在从句句首并无独立连词出现。

再另一些句子中，独立连词与具有连词意义词缀以信息冗余方式联合出现，表现出独立连词的非强制性出现规则，如例 10 中从句句首出现的 aiqa（如果……就……）与从句中出现连词词缀-tɕə（如果……就……）共同出现，一起表示从句动词谓语是主句谓语的先决条件。

通古斯语的两种连词形态的管辖范围可以表示为：



由于通古斯语表示连词功能的词缀均位于动词词根后面，所以它们显示出难以识别的特征。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将其与那些限定词与词层级的词缀相互混淆，并因此而被统统不加区分地归于副动词范畴。这种嵌入在低层级位置，但表示高层级限定的现象被称为语言单位的逻辑上的跃层或自我缠绕现象。（张广林等 2009）

所以，通古斯语副动词范畴混淆了连词词缀的逻辑限制层级。

3.2 不定式范畴的合理性

如果将上述副动词范畴的不足与不定式范畴进行逐一比较，则可以发现不定式范畴克服了副动词范畴的不足。

1) 不定式范畴合理地解释了语言意义和形态最小切分的正确性

根据不定式的定义，不定式实际上仅仅指动词原形形态。所以不定式是对词汇最小意义和形态单位，即词素的称谓，而非将动词词根（词素）与标记的联合看待。可以简单表述为：

不定式动词 = 动词词根

由于不定式不考虑词缀，所以其形态并非是定式动词。这个表述符合语言学一般意义上的研究认识，即对词素 — 这个最小意义单位和形态单位 — 作为终极切分单位。这个视角克服了副动词范畴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不定式范畴对通古斯语中被称为副动词范畴的解释力更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俄语及拉丁语系语言中也含有副动词范畴，但是这些语言的研究者并没有忽视对语言最小意义及形态单位的讨论，并因此没有出现我国通古斯语研究者对语言最小单位未加分析的错误。

2) 说明了一些通古斯语词典或语志词表动词词项形态描写的正确性

一些语志撰写者对不定式动词有着正确的看法，并因此在词表中给出了正确的词项形态。例如，ili（站）（尤志贤等 1987:149）、ukti-（逃）（胡增益 1986:203）、xurku（跳）（张彦昌等 1989b:131）、kara（骂）（张彦昌等 1989a:174）。

3) 有利于通古斯语语料库入库词条的正确标注

尽管不定式动词并非是自由词汇，但是在描写时可以将其标注为{ ϕ }inf.（可选零形态不定式）。

4) 对动词词根零形态现象给予应有的描写

将以零形态或带词缀形态出现的动词词根均归入不定式动词范畴。这就明确表明通古斯语命令式形态的多样性及特殊性是规则限制所内允许的。

5) 排除了连词层级问题

不定式动词范畴解释了通古斯语连词词缀不应该划归为定式动词或副动词范畴，即，不定式的出现与连词无关，也自然与连词词素标记的元描写或层级不相关联。

4. 结语

上面的讨论表明，第一，我国研究者仿造俄罗斯语言学派给出的通古斯语副动词范畴具有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而如果将其从不定式动词视角来解释则更能显示通古斯语类似动词的内部结构，并因此更具合理性。其次，对通古斯语不定式的研究说明，不定式动词的语法功能要根据语言实际情况进

行判定，并因此显示出日耳曼语系的不定式动词范畴的功能尚有概括不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陈国亭. 2002. 《现代俄语实用语法》，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 [2] 陈振尧. 2002. 《新编法语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3] 戴维·克里斯特尔. 2002. 《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4] R.R.K. 哈特曼、F.C. 斯托克. 1981. 《语言学词典》，黄长著等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5] 胡增益. 2001. 《鄂伦春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6] 胡增益、朝克. 1986. 《鄂温克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7] 季永海. 2011. 《满语语法（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8] 刘景宪、赵阿平、赵金纯. 1997. 《满语研究通论》，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 [9] 李树兰、仲谦. 1986. 《锡伯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10] 栗振复. 1994-2019. 《论满语无副动词》，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 [11] 戚雨村、董达武、许以理、陈光磊（编）. 1993. 《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12] 任湖彬、洪璟杓、张淑仁、潘燕梅、陈艳平、任晓丽译. 2016. 《面向外国人的韩国语语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13] 孙义桢. 2010. 《西班牙语实用语法新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4] 王庆丰. 2005. 《满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15] 王润华. 2012. 《俄语基础语法与练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6] 王兆渠. 2001. 《现代德语实用语法》，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5th Seoul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July 16-17, 2021

- [17] 许伊娜. 2001. 《阿尔泰诸语句法类型及副动词范畴》,《民族语文》(第一期).
- [18] 尤志贤、傅万金. 1987. 《简明赫哲语汉语对照读本》, 哈尔滨: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
- [19] 张德富. 2010. 《法语语法系统解读》,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20] 张彦昌、李兵、张晰. 1989a. *The Oroqen Language*.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 [21] 张彦昌、张晰、戴淑艳. 1989b. *The Hezhen Language*.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 [22] 张广林、尹铁超. 2009. 《语言缠绕与语言非工具论》,《黑龙江高教研究》第5期.
- [23] 손세모돌. 1996. 《국어 보조용언 연구》, 서울: 한국문화사. (Son Se-Mo-Dol. 1996. 《韩国语辅助用言研究》,首尔: 韩国文化社.)
- [24] 호광수. 1995. 《보조용언 구성의 논항구조 연구》,《인문과학연구》, 조선대학교 인문과학 연구소. Vol.17 No.215-235 (胡光洙. 1995. 《辅助用言构成的论元结构研究》,《人文科学研究》第17期 215-235页.)
- [25] Crystal, David. 2002.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6] Greenberg, Hoseph H. S. 1996.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J]. In *Universals of grammar*, ed. Joseph H. Greenberg (2nd edition), 73-113.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27] Möllendorff, P.G.Von. 1892.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zed Text*. Shanghai: American Mission Press.
- [28] Лакарева, Е. Р. 2008. «Чист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ЗАО «Златоуст».
- [29]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45878669452403068.html>[2020-7-2]
- [30] <https://wenda.so.com/q/1456219030722069>[2020-7-2]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ungusic secondary verb
and infinitive categories**

YIN Tiechao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CHINA

FANG Xiangyu

Qiqihar University, CHINA

In Tungusic language studies, some researchers define the verbs that appear before the main verbs as secondary verbs, while other researchers in the same field regard these verbs as infinitives. If reviewing the two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linguistic facts of Tungusic languag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econdary verb category comes from the idea which takes verb roots and suffixes as one linguistic unit, but the infinitive view regards verb roots and suffixes as two different minimal linguistic units. Thus, the infinitive is a more rational category.